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苏〕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著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下 册

〔苏〕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著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年·北京

德尔苏·乌扎拉

(1907年乌苏里地区旅行的回忆)

目 录

第一章	出发	367
第二章	在海湾	374
第三章	第一次行军	385
第四章	在深山里	397
第五章	山洪	409
第六章	回到海滨	423
第七章	漫游小克马	433
第八章	大克马	445
第九章	李淳宾	455
第十章	可怕的发现	464
第十一章	渡河遇险	471
第十二章	捕貂的朝鲜人	485
第十三章	瀑布	498
第十四章	艰苦的路程	507
第十五章	库松河下游	516
第十六章	索伦人	525
第十七章	外乌苏里地区的心脏	537
第十八章	遗言	552
第十九章	海把头归来	563
第二十章	越过锡霍特山脉	574
第二十一章	冬天的节日	585

第二十二章 老虎的袭击·····	595
第二十三章 旅行结束·····	606
第二十四章 德尔苏之死·····	614
注释·····	622
植物和动物名称俄、拉、汉对照表·····	632
地名索引·····	644
附录:《回声版》序言·····	660
必要的说明·····	664

第一章 出发

313

考察计划 骡子 马套 工具 补给站 德
尔苏的到来 海军的协助 大彼得湾 阿斯科耳
德岛 普列奥勃 拉热尼耶湾 搭乘鱼雷艇
到达奥耳加湾 登岸 驼背大麻哈

1907年1月到4月，我忙于写上次考察的报告，直到5月中旬才着手准备新的旅行。这些准备工作总是蛮有趣味的。考察总计划早已定下来了，只剩下详细研究一下细节问题。

这一次准备考察的是：北纬 45° 到 47° 之间的锡霍特山脉中段和沿海地带，即以去年考察工作结束的地点捷尔内伊港为起点，只要时间允许，尽可能北上，最后考察沿比金河去乌苏里江的路线。

1907年考察工作的安排，总的说来跟1906年差不多，根据去年经验只有几点有所改变。

这次考察队的人员有：九名士兵*、植物学家 H. A. 杰苏拉维、基辅大学学生 П. П. 鲍尔达科夫和我的助手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后者的弟弟 Г.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作为雇用的采制标本人员参加了考察队。这一次我们把马换成了骡子。骡子走路更稳当，尤其善于走山道，又不择食，只是到了沼泽地带容易陷进去。狗还是原来那两条：莱希和阿利帕。

* 萨基德·萨比托夫、斯捷潘·阿里宁、伊凡·图尔蒂金、伊凡·福金、瓦西里·扎哈罗夫、埃杜阿尔德·卡利诺夫斯基、瓦西里·列格伊达、德米特里·季亚科夫和斯捷潘·卡齐米尔丘克。

马套也有些改变。经验证明，绊绳用处不大。绊绳常常挂在树桩子或灌木上，妨碍马的行动，有时马被控制在一个地方，干脆移动不了。绳子常常被马挣断就丢失了。尤其在阴雨天，更是这样。这次我们就不用马绊绳了，特地买了大粗绳，还买了双份笼头绳和小铃铛。

生活用具也更换了一些。比如，我们根本不用铜茶壶了。铜茶壶挺沉，壶嘴容易烧掉，掉了还得用锡焊。使用各种口径的普通铝锅要好得多。铝锅既结实、便宜，又很轻巧，携带也方便，只要把大小锅套在一起就行了。为了到河里打鱼，我们还带了一副小拉网。

长途旅行最要紧的，是善于保存火柴，别让它返潮。旅途中常常遇雨，浑身上下都淋透了。这时，不管什么皮套或胶皮套也不顶用。下雨天，火柴即使没有淋湿，也不易划着。最好的方法是把火柴放在小木匣里，匣盖要做得严实些。木头一受潮就膨胀，这样一来，匣盖就跟匣帮挤得更紧了。我在旅途中总是把火柴放在自己的皮包里，谁也不许动，士兵要抽烟，给他们买了带拉绳的胶皮烟口袋。另外我们还带着赛璐珞、火石、火镰、火绒和引火的碎布。

工具和仪器，都跟去年一样。只是又增添了一些木匠家什：八毫米的木钻、刨子、凿子、锉和带错齿器的截锯。照相胶卷怕潮，装在锌盒里，用锡焊上。每盒能放一打。此外，还给土著妇女和小孩买了礼物，诸如：珠串、钮扣、毛线绳、丝线、针、小镜子、削笔刀、耳环、戒指、各式各样的小坠子、小链子、玻璃珠，等等。给男人买的最贵重的礼品有斧子、锯、贝尔登马枪和弹药。

我派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提前一个月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买骡子。考察队用的骡子，一定要买没有挂过掌、蹄子非常结实的。我吩咐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买好骡子之后，用轮船运到林达湾，留三名士兵看守，他本人要继续往前走，在沿海地带设立补
315 给站。按计划，这样的补给站要设立五处，地点是：吉基特湾、捷尔

内伊港、大克马河、阿马古河和库穆胡河，也就是库兹涅佐夫角附近。

到了4月份，一切都准备就绪。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先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了。我因为还要安排一下临行前的一些事务，又在哈巴罗夫斯克耽搁了两个星期。

我利用这段时间，派扎哈罗夫到阿努奇诺去找德尔苏，然后他应回到乌苏里铁路线上，等我下一步的命令。

扎哈罗夫从奥西诺夫卡村乘驿马出发，见到草房就进去看看，见到行人就打听打听，是否有人看见过姓乌扎拉的赫哲老头。当他快到阿努奇诺的时候，在道旁的一座小草房里看见一个赫哲猎人正在打背包，一边还自言自语。扎哈罗夫问他认不认识赫哲人德尔苏·乌扎拉，那个猎人回答说：

“我的就是。”

扎哈罗夫于是向他说明了来意。德尔苏立刻收拾行装。他们在阿努奇诺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往回走。6月13日，我办完了事，与哈巴罗夫斯克告别。扎哈罗夫和德尔苏在伊波利托夫卡车站呆了四天，接到我的电报后，便找到我乘坐的列车，坐进了我们的车厢。

德尔苏的到来，使我非常高兴。我跟他整整聊了一天。赫哲人告诉我，去年冬天他在三道瓦库河上游捕到两只貂，跟中国人换了一条毯子、一把斧子、一口小锅和一把水壶，还用剩下的钱买下一块中国织的纱布，做了一个新帐篷。他又从俄国猎人那里买到了子弹。乌德海族妇女给他缝了靴子、裤子和袄。在化雪的时候，他转到了阿努奇诺，住在他认识的一个赫哲老头的家里。他看我好长时间还不来，就又开始打猎。他打到了一只新长角的鹿，把鹿茸赠给了中国人。

说起来，他在阿努奇诺还被人偷了。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来

历不明的猎人，就天真地告诉那个猎人说，去年冬天他在瓦库河捕到了貂，卖给中国人，得到很多钱。那个猎人请他到酒馆喝酒，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德尔苏喝得晕头转向，就把自己的钱都交给这个新伙伴保管。第二天，德尔苏醒来一看，这个猎人已不知去向。象这种事，德尔苏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赫哲人经常彼此代为保管毛皮和钱财，从来也没有丢失过。¹

那时候，日本海沿岸还没有正常的海上交通。移民管理局第一次尝试性地包租了“埃尔多拉多号”轮船。这艘轮船也只开到吉
316 基特湾。而且没有固定的班次，连管理局也不知道这艘轮船什么时候能回来，什么时候能再次出航。

我们真不走运。偏巧在“埃尔多拉多号”走了两天之后，才赶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幸亏 П. Г. 季格尔斯捷德和 А. Н. 佩利救了我，他们让我搭鱼雷艇走。他们要到善塔尔群岛去，答应顺路把我们带到吉基特湾。²

鱼雷艇要到6月下旬才能启航。我也只有耐心等待了。第一，因为找不到其他任何去吉基特湾的轮船；第二，搭军舰走，可以节省许多钱。除此之外，鱼雷艇速度快，还可以把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浪费的时间弥补一半。

6月22日下午，我们上了船。傍晚，我们在船舱里跟军官们聊天，一直聊到后半夜。我本想好好睡一觉，可是没有睡成。还没等天亮，就听到外面哗喇哗喇响——开始起锚了。我穿好衣服，走到甲板上。天刚刚放亮。海面上升起大雾，又湿又冷。为了不妨碍水兵干活，我又回到船舱，从皮箱里拿出笔记本，开始写笔记。不一会儿，船身轻轻地颠簸起来，说明我们已经走到大海上了。这时甲板上的响声也停息了。

按照拉彼鲁兹 1787 年绘制的航海图，大彼得湾叫做维多利亚湾。这个海湾被阿伯特半岛（现在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

岛)和耶夫格尼群岛(包括俄罗斯岛、什科特岛、波波夫岛、莱涅克岛和里科耳德岛)从中间分成两半,一半叫做拿破仑湾(乌苏里湾),另一半叫做格林湾(阿穆尔湾)。³

大约十点半,鱼雷艇驶近阿斯科耳德岛。这座岛屿,中国人叫做“青岛”,意思是“绿色的岛”。

这一块不知被什么力量从大陆上分割出去的土地,沿岸都是陡峭的岩石。岛的形状好象马蹄铁,开口朝南。这座岛和大陆之间,有普提雅廷岛和麦德尔角一脉相连。如今阿斯科耳德是著名的梅花鹿天然繁殖场。

大约十五年前,这里有四千多只梅花鹿。由于偷猎、雪大和可食草急遽变坏,梅花鹿的数量迅速减少,如今全岛不超过一百五十只。梅花鹿只拣可口的草吃,从而使它不吃的杂草蔓延全岛。再加上岛上的鹿完全与世隔绝,只能进行血亲交配,繁殖率下降到了极点。如果不从大陆上输进新鲜血液,这里的鹿就必然要绝种了。这座岛屿属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狩猎爱好者协会所有,可是这个协会很少考虑这些问题。目前,阿斯科耳德鹿场正濒临毁灭的边缘。

阿斯科耳德岛的另一著名特产是金矿。采金的方法是把矿石 317
粉碎之后,用汞齐化法提炼纯金。

我们在大海上遇到了一群鳁鲸和逆戟鲸。鳁鲸一经选定方向,就慢吞吞地径直游去,对鱼雷艇不大理睬。逆戟鲸却不然,它们尾随船后,快要赶上我们的时候,就从水里直往上蹿。士兵扎古尔斯基开枪打它,头两下没有打中,第三下才打中。水面上浮起一大片血痕。接着,逆戟鲸群就立刻不见了。

傍晚,我们到达亚美利加湾,在这里过夜,第二天继续赶路。6月27日过午,我们绕过波沃罗特内角,向东北前进。四点钟左右,开始变天了。云雾从东边逐渐笼罩过来,尽管没有风,海上仍然波

涛汹涌。这是因为浪是风头，常常比风先到。

鱼雷艇根据测程仪的示度，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航海的人能在这样漆黑的夜里，在大雾之中找到普列奥勃拉热尼耶湾，并从狭窄的通道驶进海港（东经 $151^{\circ}34'$ ，北纬 $45^{\circ}54'$ ），不能不令人惊异。

夜里刮起了大风，海上波浪大作。第二天早晨尽管天气恶劣，鱼雷艇照样启程，继续前进。我在船舱里坐不住，走到甲板上。另外几艘鱼雷艇排成单纵阵，紧跟在“雷厉号”后面。离我们最近的是“无声号”，只见它一会儿落到波浪中间的谷底，一会儿又跑到泛着白色浪花的波峰上面。当那泛着泡沫的波浪向飘摇不定的小船迎头扑去的时候，真以为大海这回一定把它吞没了，可是海水从甲板上流下去，鱼雷艇又浮上水面，并顽强地向前冲来。

当我们驶进奥耳加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决定到陆地上过夜，于是上了岸，点起篝火。

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德尔苏并不怎么晕船。他把鱼雷艇也看成活物了。

“我的明白——他的（他指着“雷厉号”鱼雷艇）今天大发脾气了。”

我们围着篝火坐下来聊天。夜降临了。原来浮在海面上的雾，升到天空中，变成乌云。淅淅沥沥地掉了两阵雨点。

在我们篝火的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风把灌木和树枝刮得呜呜响，再就是大海的怒涛声和村落里的狗吠声。

到底天亮了。东方刚刚露出一线曙光，立刻又被乌云遮住。现在一切都历历可辨了：小径呀，灌木呀，石头呀，海岸呀，还有一只不知什么人的小船，底朝上扣着，船底下睡着一个中国人。

我叫醒了他，请他用船把我们送到鱼雷艇上。

艇上有的灯光还亮着。值班艇长在舷梯跟前迎接我们。我因为打扰了他,向他表示歉意,然后回到自己的船舱里,脱衣上床。

一夜之间,大海安静一些了。风息了,雾也渐渐散去。太阳终于露出来,照亮了阴郁陡峭的海岸。

30日傍晚,鱼雷艇到达吉基特湾。П. Г. 季格尔斯捷德留我们在船上过夜,明早再往岸上卸东西。暴风过后,长浪彻夜不息,鱼雷艇左右摇晃,颠簸得很厉害。我焦急地等待着天明。我们终于踏到硬实的土地上,心情是多么愉快呀!当鱼雷艇起锚的时候,艇上的人向我们挥动手帕告别,我们也摇起帽子回答他们。海风送来扩音喇叭的声音:“祝你们成功!”十分钟之后,鱼雷艇连影子都不见了。

我们选定上岸的地点是吉基特湾,而不是捷尔内伊港,因为捷尔内伊港经常有浪,无法往下卸骡子。

鱼雷艇一走,我们就开始搭帐篷,拾柴火。这时有人到河边去打水回来说,河口里有很多鱼,直往上蹦。士兵们撒下网,扣住的鱼是那么多,连鱼网都拉不上来了。等拉上来一看,净是驼背大麻哈。此外还有两种小鱼,一种是若鹭鱼——胡瓜鱼属,脊背和两肋带有许多黑点。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若鹭鱼一直顺着海岸向前游去,从来不进河里。还有一种是刺鱼。刺鱼原来生长在小河湾和死水汉子里,大概是水流湍急,把它们冲到河口里来了。

这些驼背大麻哈还不算大,尽管颌骨开始长弯,脊背也出现了小小的罗锅,但是样子还不象长大了那么难看。我吩咐他们少留一些鱼,剩下的都放回河里去。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起大麻哈鱼来,但是不一会儿就都吃腻了,再也没有人去光顾它们。

过午,我跟 H. A. 杰苏拉维到周围一带去观察地势。他采集植物,我打猎。

第二章 在海湾

林达湾 没有定居的移民 对当地生活条件的适应能力
 对土著的看法 原始共产主义 神秘的脚印
 藏在森林里的人 黄金热 勘察海湾 普拉斯通
 雾 遗失的战利品 不眠之夜 偶然的发现
 射野鸭 比赛 赫哲人的枪法 德尔苏使喝醉了的士兵安静下来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赫哲人的见解

林达湾位于格林威治天文台东经 $136^{\circ}31'$ ，北纬 $44^{\circ}47'$ ，分南北两湾：北湾叫做吉基特湾，南湾叫普拉斯通湾。这两个海湾的朝海那面都没有遮拦，所以海上起浪的时候，船在这里不易找到避风港。海湾最深的地方，达到 25—28 米。两湾中间有一道山脉相隔。这条山脉是由石英斑岩和带火山玻璃的玢岩构成的。山脉越接近大海，高度越低，在岸边形成一带丘陵，高度在 400—580 米之间。

在海边的草地上，H. A. 杰苏拉维在灌木丛跟前找到许多植物让我看，其中有这一带最常见的：1. 紫菀，叶狭长，呈菱形，有锯齿，花紫黄色，中心为白色冠毛，有一戈比硬币大小，四周形成美丽的圆锥花序；2. 黄芪，中国人大量采集黄芪根做药用，这是一种多年生植物，茎高大，分蘖多，叶小，花细碎而繁多，呈浅黄色；3. 翠雀花，花蓝色，植物上端长满柔毛；4. 绒背老鹳草，叶带大锯齿，叶面粗糙，花深红色，秀丽可爱；5. 紫地榆，叶呈羽毛状，形状独特；6. 龙胆，根茎均粗，花蓝紫色，被长叶遮住；最后，7. 属于菊科植物的羽

叶凤毛菊，茎高，叶锯齿形，呈七弦琴状，花紫色。

这一天我们看到的鸟类有大隼。它落在河岸边一棵枯树上，好象在打盹，但是突然不知看到了什么鸟，就直起猛追。另一个地方有两只乌鸦追逐一只伯劳。伯劳躲避它们，藏到灌木丛里。但是乌鸦从灌木那边绕过来，从一个枝条蹦到另一个枝条，千方百计要捉住这个小强盗。

这里还有几只鸚，长着火红色的羽毛。它们被伯劳的惊叫声和乌鸦的呱呱声吓坏了，一会儿跳到树枝上，一会儿又落到地面。

林达湾附近也有梅花鹿。它们主要栖息在海湾东北角上的叶戈罗夫半岛上。从前这里鹿比现在多得多。1904年下过几场大雪，很多鹿都饿死了。

大约三天之后(7月7日)，“埃尔多拉多号”轮船来了，但是船上既没有A.И.麦尔兹利亚科夫，也没有骡子。这么说，只好等待下次来船了。有两家旧教徒乘这艘轮船到吉基特湾来。他们卸下东西，放在我们帐篷旁边，也在岸上过夜。晚上，我走到篝火旁，看到一个老头正跟德尔苏聊天。从这位旧教徒跟赫哲人谈话那种亲昵口吻看来，他们好象是老朋友，这使我感到诧异。他们在交谈中提到一些中国人，提到鞑子，并且大都能说出姓名来。

“看样子，你们从前想必是见过面的了？”我问那个老头说。

“那还用说，”旧教徒回答说，“我早就认识德尔苏。他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打过猎呢。那时候，我们住在刀毕河彼得罗巴甫洛夫卡村，打猎要到乌拉河，也常上伏锦河和纳恩图河。”

接着，他们又开始回忆往事了：他们怎么打鹿呀，怎么猎熊呀，提到一个中国人，外号叫“毗牙巴”，还提起一些俄国移民，外号也很奇怪——什么“绿蛇”呀，“木头铃”呀。据他们说，这个“绿蛇”心肠狠毒，“木头铃”好唠唠叨叨。德尔苏一边说，一边开心地笑着。老头拿出蜂蜜和面包圈款待他。我一看到德尔苏受人欢迎，就格

外高兴。这个旧教徒让我在篝火跟前坐下，我们就谈起来了。^①

德尔苏没等我们谈完，就先走了。我在老头那里又呆了很久，听他闲谈。当我打算走的时候，话题偶然转到德尔苏身上。

“他倒是个好人，挺正派，”旧教徒说。“就是有一点不好——不信教，这个亚洲人不相信上帝，你瞧，他在这个世界上跟我一样活着。这也真是怪事！可是到那个世界，他该怎么样呢？”

“跟你和我一个样！”我回答他说。

“圣母保佑！”旧教徒一边说着，一边划十字。“我可是得到真传的虔诚的东正教徒，可他算个啥？不相信上帝。他连灵魂都没有，

^① 1956年“修改版”中，这里还有这样一段文字：谈话自然而然转到他们往新地方搬家的话题上了。

“从前我们住在阿穆尔河上，”旧教徒说，“住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湖旁边。我们给这个湖起了这么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到达湖边那天，正赶上彼得和保罗节。但是，我们在那里没住多久。周围净是沼泽、蚊子……于是我们搬到刀毕河，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村。我们在那里住得挺好，要不是滚下来这茬‘冰’的话。”

“什么冰？”我问道。

“就是那些移民，”他简单地回答说，“霍霍尔（指乌克兰人——译者），‘萨拉托夫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预备兵，有要手艺的，还有干别的。我们就管他们叫‘大冰’。”

“你们为什么这样不喜欢他们呢？”

“你不知道，他们一来就没有好事。不是搞娘们，就是喝大酒，偷东西，骂人，吵架，不爱干活。当然，他们要是光偷他们的人，光跟他们的人吵架也好，不行，他们连我们也拐带进去了。这就得打官司，乡上，村上，打来打去，——可倒霉透了！我们从生下来也没有打官司的习惯。于是上年纪的人就想离开犯罪的地方远点，搬到苏子河。那里山顶上有座房子叫‘云白石’。我们就在那里住下来。巴丘科夫头一个搬到那里去的，剩下的人随后也都搬去了。新村也起名叫‘云白石’。后来移民管理局要求改成俄国名，我们就起名叫做‘巴丘科沃’，用了第一个搬来的人的名字。我们在苏子河上消消停停地住了五年。可是一看——这茬‘冰’又来了。官家命令不许妨碍他们。妨碍——我们倒不妨碍他们，可是也没有帮助他们。我们就这样跟新邻居又住了三年。到底受不了那股子气。你相信不，地里什么东西也不能放：放犁杖把犁杖偷去，放马把马牵走，放牛给你杀了吃肉，连垛上垛的干草也偷。这还不算，他们来了以后，树林常常着野火，野兽也躲远了。这帮移民还把河憋上，不让鱼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忍了又忍，后来还是决定另找地方。于是我们派几个人到北边来采点。他们走遍了整个海岸，就看中了吉基特。我们这就搬来了。”……——译者

只有一口气。”

旧教徒轻蔑地啐了一口，就开始铺行李了。我向他告别，回到自己的宿营地。德尔苏跟士兵一起坐在篝火旁边。我瞥了他一眼，立刻明白他准备出去。

“你到哪儿去？”我问他。

“打猎，”他回答说。“我孢子的打。旧教徒的帮忙。他的小孩多。我数了——六个的有。”

“没有灵魂，只有一口气，”我不禁想起旧教徒的话。我想劝阻德尔苏，不让他去为这位“得到真传的虔诚教徒”打孢子，但是如果那样做，一定使他伤心，只好忍住不说了。

第二天一清早，德尔苏就回来了。他打到一只鹿，求我把马给他往回驮肉。此外，他说看到了一些新鲜脚印，从鞋底印看，我们考察队里和那两家旧教徒谁也没有这种鞋。据他讲，这些陌生人一共有三个。两个穿着新皮靴，第三个人穿的是旧皮靴，靴底磨偏了，后跟钉着半圆形铁掌。我深知德尔苏的观察力，对他的结论毫不怀疑。

快到上午十点，德尔苏回来了，肉也驮回来了。他把肉分成三份：一份交给士兵，另一份给了旧教徒，第三份分给住在附近的中国人。

士兵纷纷表示不同意。

“不行，”德尔苏告诉他们说。“我们那样做的不行。跟前的人应该给。不管什么东西，一个人的吃——有罪。”

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精神好象一条红线，贯穿他的一切行动。他把自己打到的东西平均分给所有的邻居，也不分民族界限。而且给自己留的跟分给别人的一样多。

又过了两天，我跟德尔苏和扎哈罗夫翻山到吉基特湾那边去。322
我们离开海岸还不到一百步，德尔苏又发现了不知什么人的脚印。

我们顺着这些脚印走到一块已经没有人住的宿营地。德尔苏开始细心观察。他得出的结论是，昨晚有四个俄国人在这里过夜，他们是从城里来的，以前没有进过大森林。他得出第一条结论的理由是，地上扔着大白杆烟卷盒、空罐头盒、报纸和面包皮，这种面包也是城里卖的。第二条结论的根据是，他们不会搭帐篷，不会点篝火，主要的是不会挑选柴火。看得很清楚，这些人不管什么木头，碰到就捡，有一个人还把毯子烧了。

从这以后，不断听到有人藏在森林里的消息。有人亲眼看到他们，有人看到过他们宿营的地方或藏在灌木丛里的船等等。这件事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如果是中国人，准是红胡子了。但是从踪迹来看，是俄国人。

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最后，这些神秘人物因为粮食不足，不得不从森林里走出来。其中有的人到我们宿营地，要求我们卖给他们一些面包干。我们自然要进行盘问，从他们的答话中弄清了事情真相。

今年年初，符拉迪沃斯托克城里传播一种谣言，说是吉基特湾附近有丰富的沙金矿，甚至还有金刚石。大批失业者梦想马上发一笔横财，便蜂涌而来。他们三三两两，结成小帮，有的坐小船，有的坐帆船，也有的乘轮船，偷偷来到这里。在吉基特湾附近找地方上了岸，就背着背囊向着想象中的埃尔多拉多^①悄悄走去。黄金热感染了许多人，不分老少。这些不幸的人，其实是精神病患者，有的匹马单枪，有的两三个人搭伙，在深山里到处摸索，想找到一粒金子。他们找来找去，吃尽辛苦，累得疲惫不堪，结果一无所得。他们千方百计地隐讳自己到这里来的目的，躲藏在深山密林里，故

^① 埃尔多拉多(西班牙语 el Dorado, 意为黄金的), 十六世纪欧洲殖民者向外扩张, 许多西班牙人到拉丁美洲去寻找盛产黄金的地方, 埃尔多拉多就是想象中的黄金国。——译者